

理學宗傳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五

李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孫立勳全編

明儒考

鍾國士

孟雲浦化鯉

化鯉字叔龍河南新安人兒時嗜讀小學十三讀易旁通經史十七補諸生慨然以古道自任聞西川猶先生倡道淑人往師事之讀擬學小記曰濂雒真傳具在是矣凡西川所言手自籍記尋貢入成均與孟

我疆以道義相砥礪舉邪試例同年具呈坊價公瞿
然曰吾輩方將起家清仕路抑奔競乃先行請託耶
獨不列名及偕計有司以故事徵驛通路費皆雙却
不受成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時相欲致公爲重終不
往謁官戶部權河西務惟與士民講六論發明正學
行之日士民肖像祀江干奉命賑江南山左饑全活
無算兩執親喪一準古禮起復補積勲歷文選郎公
一意孤立雖貴要不少徇內外率側目視會張可巷
棟以都諫建言國本論公貶起之遂忤上意調外幕

以中外力故
削籍歸以恬淡古樸爲里俗先所至人
多化之公精
神強毅每漏下五鼓即起課諸子弟夜
分啣唔不倦
所著有尊聞錄讀易癰言諸儒要錄理
學功臣言行
名賢卓行文集行世學者稱雲淵先生
書

答馬子厚

辱過許且問
及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
竊意子厚必
以天地間如許其廣大也人於其中藐
乎小耳胡能
便以是氣塞之然此理易簡實無可疑

夫人者天地之心而人之心則卽浩然之氣浩然云
者感而遂通不學不慮真心之所溢而流也吾之心
正則天地之心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順是故愛
親敬長遠之天下林惕惻隱保乎四海愚不肖夫婦
之與知與能察乎天地者以此君子居室言行之加
民見遺動乎天地者以此其功在于必有事其幾在
於集義集義者即乎心之所安不學不慮感而遂通
者也時時卽心所安是謂時時集義時時集義是謂
時時有事時時有事是謂時時浩然時時浩然是謂

時時爲天地立心是謂時時塞天地緣天地間本如是其廣大亦本如是其易簡夫豈無是理而孟子故爲是強合而侈論哉子思作中庸論配天配地不外至誠論盡性必曰與天地參以至孔子翼易所云廣大配天地與夫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之言皆是物也其生千經萬典無非此意孟子受業于思而願學孔子者也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之論正與易翼中庸之指相發明乃或者知氣塞天地而不求諸心知求諸心而不本諸集義

心非真心氣非浩然欲希天地我寒難矣

責善說

化鯁賦資愚下蓋嘗望吾黨箴砭以漸進修顧德業進難而退易友朋諷易而規難獨居深念隱隱若有從傍譙讓之者因悟邇日勸戒泯然心甚懼焉古德云士有爭友又云切切偲偲故願吾黨無棄我也作責善說

學問之道在爲善切礪之益在朋友朋友而不以善相責則相率日趨于非而莫覺矣何以學爲孟子曰

責善朋友之道也是義也始非不許許吾黨乃比來
非漫譚則溢譽卒忘其所謂責善者夫士無教友則
失聽諸君之不吾責足無教也予將安聽者意予于
學浮蔡寡還善之實聞言乏聽受之誠乎何終日羣
居不相聞也今夫善也者天之命人之性吾心之本
體固不以有朋責否爲存亡然芝蘭從化蒼黃由染
則夫法語異言提撕之使不怠謂非朋友可乎昔田
盡取士所當爲責志完之自滿修史史官職也人禍
天刑昌黎之謬是以見貶于柳州季路好勇顏淵諷

以盡慎與公閱顯孫意氣過高歎曰未仁士子罪天
忘自罪也予與怒而數之而離索之慨深以長彼二
子三賢豈故招其友之過爲名高要不忍見同袍未
善是故前拂之覺呼之用致責望之意假令當時亦
若吾黨詎不稱絅默慎重然所貴爲人友者安可如
是鯉也上之不敢擬聖門之彥次之不能同文章節
義之流固不足齒收然吾黨則有顏曾言游曰拂之
任乃今久矣不問切磋德日益墮愆日益積問學日
益荒墜人之視予也謂諸君爲何如人語云不知其

地視其草木千之不德是亦地之耻也吾黨鑒之哉
聖道之學從經宗處理會其魄力自大孔孟漢唐
廷之傳周程續之大極識仁便是一貫集義大宗
旨只此數言盡之矣主腦
不清文辭繁多終是曲調

孟我疆秋

秋字子成山東茌平人嘉靖乙巳年二十一聞其邑
朱山張公講王文成致良知而大悅於是執弟子禮
隆慶己巳膺恩選督學爲安成鄒穎泉善而太平周
訥谿怡亦僉憲東土兩公講學會城秋雖諸生多所
問辯且發明天地萬物一體甚透兩公稱其不凡既
入太學與孟雲浦鯉爲友鼓集天下有志之士講天
仙菴嘗試心及未發之中二論館師奇之庚午舉順
天鄉薦辛未登進士授昌黎知縣昌黎經兵燹大創

民多逋竄秋極力安集盡除夙弊復置火器鎗仗教
民防衛未幾復業者千三百餘家嘗行部見盲廢無
依者惻然收而養之隣邑皆至則寓書其尹爲之養
有謂迂秋曰我非渠父母耶六載爲令未嘗廢講轉
大理評事入都盡絕獻貨亦峻却人餽遺惟留情平
反暇則集所知議學靈濟宮雖以是見嫉於人然名
亦以是著調兵部職方主事管山海關關實重地公
議察有法開政肅然職方郎中某觴其形已間言於
政府以京察當外調衆譁然不平公怡然安之遂乞

致仕歸里居研窮聖賢蘊與有灑然自得意以撫按
交薦起刑部主事官號開曹日惟鍵戶力學有同志
驩然講究人人興起公以斯道自任惓惓接引人咸
謂東魯復有孟子焉改尚寶丞奉命祭衡府便道入
里東撫軍李戴訪公安平對談白宿寺三日請訂明
儒經翼公去跡駁錄其善者附以已見李公特梓以
傳生平好學一息不懈其言曰自古聖人朝乾夕惕
寧肯閒過斯其所自體驗乎遷尚寶少卿卒孟雲浦
曰先生自弱冠從師問友至蓋棺如一日其力行斯

道若機之於食寒之於衣期於精詣自得其仕也舉
世尚同獨出手眼非有遜世不見是而無悶之德欲
以聲音笑貌爲之能乎以故歷官十九年蕭然寒士
其與人游也不令人嫉亦不令人譽譽之不加喜嫉
之則反修而無愠其貌魁梧舉動端肅見者起敬當
昌黎入覲同衆尹見楚侗耿公公獨揖先生留曰
君何氣象之出群乎扣其學因與定交其爲詩文闢
釋心得不事鏤雕繁帙凡所著述必有發明

語錄

論心曰無方無體凡耳目視聽一切應感皆心也指腔子內爲言者是血內之軀非靈瑩之天君矣

論未發之中不外發而中節之和曰天道曾有一刻不感時地道曾有一刻不應時人心曾有一刻無事時一刻無事是槁滅也故時時必有事亦時時未發未發云者發而無發之謂非可以有感無感論也

克己復禮自來大儒皆以去欲還理爲解先生曰若是則原子克伐怨欲孔子何以又不予其仁耶蓋

孔顏合下便在復禮上用工所謂源潔流清也故曰傳我以文約我以禮

答論學書云道之不明久矣自聖學不傳而性善之旨日晦入聖無門人是其見雖盡力洗滌不過渣滓尚在以故終身盤桓只在改過間就其所造僅以儒賢而止皆由克去人欲復還天理之說悞之也人欲無窮去一日生一日去一年生一年終身去欲終身多欲勞苦煩難不知何日是清淨寧壹時耶來書云有病不得不服藥是也有人於此養

其元氣保其四肢血氣和平雖有風寒暑濕不得
乘間而入使不保元氣藥劑日來則精神日耗邪
氣日侵因藥而發病者日相尋焉終身病夫而已
豈善養身者乎來書又云必有主人方可逐賊此
可就家有多積者言耳愚意不然布帛可以足衣
菽粟可以足食家無長物空空如也吾且高枕而
臥盜賊自不吾擾又何用未來則防既來則逐之
乎此兩喻者乃志仁之說無欲之證也

鄒忠介元標

元標字爾瞻江西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初第時疏
劾江陵奪情廷杖謫戍自是直聲震天下兒童婦女
皆知其姓名江陵敗擢吏科給事中復以建言降南
京刑部照磨歷兵吏二部主事吏刑二部員外刑部
郎中罷官家居建仁文書院聚徒講學其中光宗卽
位起大理寺卿天啟初陞刑部右侍郎至今官時先
生望益高天下仰之如泰山喬嶽而副都御史長安
馮公亦以講學名重一時先生與其建首善書院於

京師於是邪黨競相訾議先生既辯尋告歸。何卒卒後瑞禍始烈。仍削官追誥命烈皇御極。贈官太子太保。謚忠介。先生之學。大中至正。不偏持一說。而主於自得。歸之實詣。嘗作許敬菴祠堂記曰。自朱陸分馳。求趨朱氏者。嚴關槌篲。藩籬人無得而間之。而或病其隨事格物。未免乘內徇外之弊。河津餘干確守其說。至新會陳氏悟自然之宗。餘姚王氏發良知之旨。大抵宗象山。而王氏雄鋒朗暢。足以發抒其蘊。於是學者盡宗新學。顧其弊也。乃至開略躬行。吾謂學

無可見見之於行敬港恪守先程方正篤實其不必
與餘姚合者乃其有功餘姚也陽明祠堂記曰余讀
先生格物之說謂格其不正以歸於正戒慎獨之
語謂本一體工夫非有二事恍然會心先生倡道當
時如清風披拂學者各得其性之所近於世亦各有
歸獨惟夫萬物一體間融無礙之說倡而學漫以偽
也夫先儒之一體也合天下以成其身後儒之一體
也借天下以濟其私先儒之間神也本之方以直後
儒之間神也流於詭與隨藉口交道接禮之說無論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一

宋薛齊七十五百鑑皆可受矣藉曰委曲行道之說轍環列國爲是不脫冕而行非矣藉曰獵較猶可之說和光同塵爲是先簿正祭器非矣藉曰中庸之說鄉愿德賊味道模稜皆所不計矣藉曰泛愛衆之說孔子不必暇人於陽貨孟子不必示默於王驪矣流弊至此夫豈先生之教使之然哉又嘗答友人曰學問中一段機權詭譎之術先賢決無此家法又曰學人不可先橫一是非同異之心在胸中惟當自叅自悟久之自不言而喻又曰世多虛談害道者皆由

實學者鮮不足以轉移之若實學者多則虛者自消
先生之學非淺儒所能窺覲其言論如此可以知先
生之自得矣先生少以威稷氣節著稱已而投荒萬
里家居三十年涵養銷融歸於冲粹嗟乎先生可謂
近代之醇儒矣所著有存真集願學集及奏議若干
卷詩多疎直平淡亦儒者之風學者稱爲南阜先生

語錄

先生講學於首善書院日部城二百六十餘年今見
此會諸友莫看得是偶然古人有一日不悟一月

一年不悟十年者因舉歲寒松柏何人各解說先
生曰爲人要辦一副松栢的骨若骨是桃李饒會
熬耐終然凋謝諸友各各諦審人身中如何是撼
不搖吹不折火不焚水不渴古今不動的

世人相見訴窮便是貪欲影恍這窮字斷送了多少
豪傑試看先輩赫赫者大段窮人如何他便耐得
今人便不耐此處不可不思

荅呂新吾云足下終日肯過僕竊謂吾儒之學有大
頭腦頭腦既定譬之大將威望有素小小奸宄亦

自滅息若終日在過上盤桓是破屋止賊滅於東
而生於西終不能禦賊枉費精神耳陸子陽明白
沙三先生僕方奉之爲指南足下欲僕束之高閣
是欲僕適越而北轅也不敢聞命三先生書商量
處頗有而欲棄之余不得其故足下云極喜濂溪
明道書僕竊謂三先生直接列聖之統而與周程
比肩者也若於三先生未信必其於周程未深信

耳

荅方鳳軒云足下來云肩頭要樹得起脚跟要站得

定目頭要守得定心腸要洗得淨僕則以爲只在一處做功吾儕頂天立地只靠得一箇心心腸一淨肩頭自樹脚跟自定言語自定子與氏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之謂矣不然千派萬路應酬之所撼震者無窮而功夫之所料理者有限顧此失彼其將能乎此集義義襲之所由分也又曰學以培養天地元氣爲主若自己身上做得光潔於他人身上全然不管此於世間稱好人而元氣亦薄矣謹明德便即說親民一民失所

引爲已貴古人往往如此有志世道者幸進此一步則福氣更無量

劉念臺宗周

宗周字起東浙江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歷官工部
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學者稱爲念臺先生所著有
學言三卷聖學宗要古易鈔義人譜諸書

傳刻補

學言

情動而濫者昏於性也事過而留者歉於理也
處紛而不亂在樂而不淫吾以觀其養矣君子哉
人心不可一息藏殺機看萬物遂生復性各得其所
是何等氣象

凡人一言過則終日言皆婉轉而文此一言之過一行過則終日行皆婉轉而文此一行之過蓋人情文過之態如此幾何而不墮禽獸也

中庸是有源頭學問說本體先說个天命之性則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在其中矣說工夫只說个慎獨獨卽中體識得慎獨二字則發皆中節天地萬物皆在其中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先儒教人看此氣象正要人在慎獨上做工夫非想像恍惚而已伊川謂不

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正恐人滯在氣象
上將中字作一物看未便去做工夫豈不辜負昔
日如溫公念个中伊川便謂他不如持戒珠

大學是一貫血脉不是循序工夫今人以循序求大
學故調格致之後另有誠意工夫誠意之後另有
正心工夫豈正心之後又有修齊治平工夫耶

盈天地間皆道也而歸管於人心爲最真故慈湖有
心易之說太極陰陽四象八卦而六十四卦皆人
心之撰也聖人近取諸身如此既而遠取諸物如

此大取諸天地亦如此方見得此理平分物我無大無小直是活潑潑地令人不可思議

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靈靈故覺覺有主是曰意此天命之體而性道教所從出也

覺有主是家創見

理卽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外知此則知道心卽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卽氣質之本性千古支離之說可以盡掃而學者從事於入道之路高之不墮於虛無卑之不淪於象數道術始歸於

一乎

示韓參夫云力剗浮誇之習深培真一之心又曰從
聞見上體驗卽從不聞不見消歸從思慮中研審
卽向何思何慮究竟庶幾慎獨之學

題聖學宗要後曰愚按孔門之學其精者見於中庸
一書而慎獨二字最爲居要卽太極圖說之張本
也乃知聖賢千言萬語說本體說工夫總不離慎
獨二字獨卽天命之性所藏精處而慎獨卽盡性
之學獨中具有喜怒哀樂四者卽仁義禮智之別

名在天爲春夏秋冬在人爲喜怒哀樂分明一氣之通復無少差別天無無春夏秋冬之時故人無無喜怒哀樂之時而終不得以寂然不動者爲未發以感而遂通者爲已發可知也蓋止一喜怒哀樂而自其所存者而言謂之中如四時之有中氣所謂陽不亢陰不潤是也自其所發者而言謂之和如四時之有和氣所謂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是也由中達和故謂之大中達道只是一時事所謂動靜一原顯微無間者也中爲天下之大本卽隱

卽見卽微卽顯和爲天下之達道卽見卽隱卽顯
卽微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獨之情狀於此
爲最真蓋獨雖不離中和而實不依於中和卽太
極不離陰陽而實不依於陰陽也中陽之動也和
陰之靜也然則宋儒專看未發氣象未免落於邊
際無當於慎獨之義者故朱子初年不喜其說退
而求之已發以察識端倪爲下手久之又無所得
終歸之涵養一路其曰以心爲主則性情之體中
和之妙各有條理正指獨而言而不明白說破止

因朱儒看得獨字太淺中字太深而誤以慎獨之功爲致中和之功故也陽明子曰良知卽未發之中仍落朱儒之見又云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庶幾得之第以質之中庸往往似合似離說中說和無有定指總之諸儒之學行到水窮山盡同歸一路自有不言而契之妙但恐中庸之教不明將使學慎獨者以把捉意見爲工夫而不觀性天之體因使求中者以揣摩氣象爲極則而反墮虛空之病既置獨於中之下又拒中於和之前紛紛決

裂幾於無所適從而聖學遂爲絕德故雖以朱子之精微而屑指且費辛勤以文成之簡易而辨難不遺餘力况後之學聖人者乎因稍爲之拈出以俟學者

余從弱冠時知鄒集公後王念尼從公遊公亦知有餘也滄桑既變始得其人譜與改過三說輯入宗傳項差二寶序學言曰世儒好言本體先生獨言工夫多選辭辨先生率以躬行學尚玄虛先生指示之平實先立同異先生一以和平真朱儒所謂造道之言見道之言也公之引宗要也其言曰孔孟既沒越千餘載有宋諸大儒起而承之使孔孟之道煥然復明於世厥功偉焉三百餘年而得陽明子其傑者也夫周子其再生之仲尼乎明道不讓顏子橫渠紫陽亦曾思之亞而陽明見力直追

孟子自序有天地以來前有五子後有五子斯道可
爲不孤余妄臆以周子爲孔子之間知而顏魯思
而其見知者也以陽明爲周子之間知而程張朱
陸其見知者也與公所見亦略相同公之鈔義曰
周易者文王本伏羲畫卦而爲之繫彖辭周公又
繫又辭而得名也至夫子乃繫彖傳及大小象傳
則傳體也合之皆得稱周易然三家次第不足秩
然後入渾而錯之遂令古文不傳於世幸乾卦尙
存古文之傳今姑推其例以及其餘一一
爲之更定繫辭諸篇多繫前人所未發

陳幾亭龍正

龍正字惕龍嘉善人從同邑吳志遠遊遂及梁溪高
忠憲之門好研經濟已而覺無所本反求諸身心曰
學在是矣再過梁溪見得著落在人倫關鍵在存誠
推行在愛人庚午元月聞鷄鳴胸中曠然無一事自
是悟生生之旨嘗曰念念愛人乃立德立功立言之
本甲戌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戊寅正月熒惑守心公
進天心揆職四疏已郊彗星見公首應詔言事天以
恒不以暫歸重寬刑從諫二事立冬大雷電雨雹公

進請正郊期䟽會議竟格不行辛巳乞休不允壬午
感罪已之詔復進三䟽是時西北懸荒之議起蓋自
百十年來議財議餉皆知金錢不復知五穀大農萬
目惟以加派爲策致流亡日衆田土日荒餓殍益賾
盈天下公䟽陳其事復著議極言金非財唯五穀爲
財與屯不足以生穀唯墾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以
墾荒惟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可罷加派
罷然後民生可安甲申正月左遷南監丞聞三月十
九日之變絕意世事日閉門整頓遺書所著學言政

無物之意
不勝於無
言而勝於
多言

書文獻所輯程子詳本朱子經說語類王文成要書
高忠憲遺書二先生纂言皇明儒統等書

學言

最初最簡最盡一畫於太極再盡於陰陽三以下不
能無遺矣義盡發揮其最初也後聖有言皆
發揮於圖畫之後者也故曰言不盡意聖人欲使
反其初觀其盡者又曰子欲無言人心惟寂然不
動斯太極矣乎寂無不藏感無不通彼空虛者其
以爲有不能生陰陽生萬物之太極也

有無不相
離一言已
盡

智則有是
君子所以
貴自強也

美孔居其
全亦準之
吳文也

質無常存氣無常分開非始有混非終無有無從不
相離故不言二之是以言之有無二視天下之物
無不二人我二矣心迹二矣體用二矣切而生死
亦二浮而得喪毀譽亦二二之所從來遠矣
日無定中月無定滿人無定強方至卽行長極卽消
斯須不得留留則有息矣人形氣不得不衰也心
不得不自歎也形氣似月心似日

天地自不滿生天地之中者疇能滿諸山川無全吉
人形無全美世禍無全享極之虐處不能使朝無

性乃所
事天

事天

孔孟野無矜人古今亦無全治惟堯孔心德居其
全爾不可全者物而衆求之可全者德而莫之求
惑矣夫

天授人性其有形以後天人踈而親隔而通之際乎
天主上也人臣庶也性職事也奉職循理謂之忠
良曠厥職而朝夕致禮焉明主聞之以爲忠乎媚
乎

惟聖希天其詣近矣念與天依則自作士時已然一
息忘天何以爲學盡我當然是爲合天自然

學

靜心之常與臂亦止行庭亦止靜者太極之常生
陰亦靜生陽亦靜主靜者艮止之義乎心合於艮
之謂太極矣

孟子道性
善大學修
身爲不是
紀定案

心載性而宰身然性視心則心竒矣惟性寂庸故學
不從心而從性身視心則心微矣惟身斯顯故學
不本正而本修其從性也照異端之病也其本修
也坊百世之逃也

無者多至
欲其寡欲
之謂乎

無欲之謂聖寡欲之謂賢多欲之謂凡有欲之謂狂
用力寡之斯寡矣其治本在敬不用力寡之則必

何處無事
元不為事

且從無事
寂然

猶從無事
無事

至於狗矣其病本在意

返百慮於何慮學問之道不知其道反益其慮化有
事為無事經濟之道不知其道反生其事

聞道以無妄念為候妄念因于嗜慾嗜欲因于有身
嗜慾無味無足想矣物物自然無容想矣忽若有
見而念起不禁者悟與

夢不可主覺主之死不可主生主之覺常惺則夢常
清矣生無昏夢則死不魂游矣朝聞道夕死可矣
不聞道而死可乎哉可乎哉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無時不宜
慎况當此

天人不相
離

了然生死之故從而慎之所以爲曾孟者流爽然生死之故從而翫之所以爲莊周者流翫以求樂也慎則何求然而樂莫大焉

思誠者自反之謂也至於自得不期誠而誠至於得名不期僞而僞

天氣洋洋醴爾肺腸天光洞洞入爾心孔上不欺君下不欺民中不欺友遠不欺後世其皆本心之明乎怨于自欺無所不欺矣罪莫重于壞人心慝莫深於欺後世

無欲自
然

不信天則學無術小毀小譽小得小失目前相遇莫
不傍徨焉

學至於惟有天知則陟降於帝庭與太極存矣功至
於惟有天知則朝市屢變傳家之事不變矣一得
焉恐人不知微勞焉恐人不感是誠何心哉

無欲者樂之原有事者樂之實無求於世亦復無事
焉其逍遙而已乎自志學至於從心日新日進不
知將老何樂如之去嗜慾致吾知力吾行日異月
不同夫孰得而禦之孔顏之樂蓋在斯也求之曲

肱瓢飲可遂得其實事耶無欲則無係有事故有得

孔子不能
發一語而
發萬世

凡人者自爲一人而已矣仁人者天下之心心覺一
身之病癢仁人覺天下之病癢覺之故安之未能
安天下且安目前無安之之權且使有權者動念
於求安安之心不可不自我存安之績不必自我
成

莫大乎身
人善事

窮士動善念必有曲成焉一達士動善念必有弘
濟焉獨爲善者孤使人爲善者俗成人善事功

齊立君元
厚民

內聖外王
不相離

善之最者
亦不能

已倍動人善願不可以黜討

君有時而不事民無患而不通忠於君亦以爲民故
明明德而下不日在忠君而日在新民事君者新
民之一事

與求志之人言專主乎性則通于外王與事君之人
言專主乎民則入於內聖

法今傳後其與人爲善之心乎天下法之天下皆善
人矣後世傳之後世皆善人矣舜之所樂其在茲
乎我可法我可傳則品尊而名貴是雖有懿行猶

巧
拙
用
之
通

已私也去鄉人幾何憂不如舜憂不能使天下後
世同歸于善也詎憂無舜之令名

南唐辨士徐鉉使宋蔡祖擇訥朴一人往館伴之鉉
楚困氣沮以拙訥巧不亦深乎孔子應陽貨居然
安受不解所謂聖人之阻奸也如此君子自處用
晦而明用人則有時取其真晦者明必不晦晦而
明非至人不能苟得真晦者而慧辯遇之窮矣知
真晦之人有時可用始信天下無棄人

司馬徽有言識時務者事乎俊傑天下先務時時各

孔子之
時是知時

書

思知人不
可以不知
天更所長
法

異孰爲大本孰爲大端。觀往事人所旣爲我則
瞭焉。方當吾世從何入手而茫然不識者皆也。
取四三年來之治機治今之天下未必合者而况遠
昔哉。

知人之法出於已者二。用於人者三。知言知天出於
已者觀行。觀眸子察其所安。用於人者然而分恒
乍焉。聽言觀眸子施諸乍者觀行察安施諸恒者
知天則其本不知天則四者皆無所用。

成心之去難矣哉。成心之害深矣哉。一懷成心所觀

去成心便
是大資

喜覺速達
而不語非
道也拂
惑達而求
諸道也

喜覺速達
而不語非
道也拂
惑達而求
諸道也

得失皆不復中非必愛之憎之也力除愛憎設爲
虛衷而成心隱隱據其中而主之我自以不關成
心也其實推之不能去也

雖有明智譽之初聞喜心必動諫之驟入拂念必生
方喜隨覺其諛方拂隨辨其忠則明智之異於人
耳聞譽不喜聞過喜之子路所以爲百世師也每
念若此必也聖乎

孝者道德之統與篤行孝弟莫如堯舜禹文王周公
表章孝弟者莫如孔孟孝經特爲一書論猶稱

本體漸滅
此處漸滅
乾坤毀矣

以明道爲
行道所以
爲萬世師

有天地小
運入不得

孝不置焉至孟子益津津矣後賢道統相禪詳說
窮理居敬而罕及於孝故必立孝經於學宮舉士
以孝弟爲首科如兩漢故事斯可以救弊而反本
堯舜文周皆身行其道者也孔子明道者也學官設
師師以明道自唐文皇帝脩周公專祀孔子不可易
矣世宗於殿中祀羲軒六聖而置周孔二隅孔子
于學則師非學官則仍其爲臣不可易矣

惟聖人能移運然而聖人之生不生亦運也生而用
不用亦運也未生聖天爲主旣生聖聖爲主未用

此六禁
者多矣

字當是一
系人總在
個數字上

聖天爲主旣用聖聖爲主用則文經武緯在天下
不用則金口木舌在萬世

宜言有六禁不本至誠勿言無益于世勿言損益相
兼勿言後有流弊勿言往哲已言勿襲言非力所
及勿輕言

古人俟我我俟後人皆以誠動獨君民親友當世相
對也乎哉

我與天下後世之感通猶兩人相覲爾我愛彼彼亦
愛我不仰觀而交睽我惟見有身天下亦烏知有

聖賢有
不中庸處
所以謂其
論

傷處獨推
二子未免
失之隘

我鄉人之所以草木同腐也我孜孜爲後世計後
世孰能忘之聖賢之所以長生於人心也

天下有不中庸之仁于孔子之仁逃國見之天下有
不中庸之聖于孟子之聖清和見之然隘與不恭
孟子已自救其說

有明之盛道至醇深者薛高二子而已薛子危而免
高子遂及不以時耶不以爵耶宋六子其一不受
爵其五不居高爵

國朝人才自王文成而下無若楊忠愍養其身以有

爲六律可明可制

問三楊曰文貞德業最盛孳孳爲民無赫赫功是足
貴也弘治三臣曰弇州記允矣周忠介曰介矣哉
手縮鉉衝居不蔽風雨困數十畝其死也則幾傷
勇乎其有耻不與黨之心乎規免而忠介不免命
也夫問楊忠烈曰烈矣哉然激寺耨者夫夫也自
昔狐鼠以格主去以慧術去有一碗顯攻之而去
者乎不去禍斯烈矣

上士貞其身移風易俗中士自固焉爾矣下士每遇

理學
之類

養生
之類

風俗則身爲之移

堯舜以來只說教字從不曾說着學至傳說乃極說
個學之益出來尼思以前只說性字從不曾說着
理至孔子方言窮理孟子又云心所同然者理說
箇理字出來此二字便爲千萬世宗主

言生生可以該冲漠無朕言冲漠無朕或反以晦生
生儘有恬靜之士談及民生利病輒悄然不顧非
惟不顧且將阻人蓋其恬靜中與世間痛癢全相
隔斷豈知所謂冲漠無朕正欲於一相不立之處

體認出萬物一體端倪耳若人我隔絕則其養高
習靜反隱隱養成一段殺機古來那有此胡越學
問今日言學只提個生字

獨善處
俱是處
世間六

學者須得爲萬世開太平意思方是一體方有隱居
工夫不然一生巖居川觀豈便無事可做但云獨
善其身亦覺與世隔絕須識獨善中原有兼善事
業但日前不甚著明只觀百世而下所法所傳總
是堯舜仲尼意思大行窮居當時事業畧有分別
久久次無分別有分別之日短無分別之運長念

頭從萬物一體處起工夫只在修身天地之大德
曰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二語是孔孟提出道
學大原恐人不知如何用力所以又說明明德許
多條目然只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句已將念頭
工夫合總說完後世學問不本諸好生之心許多
清高靜寂長厚儉朴一切盛德芳名都只從一身
上起縱做得完完全全無些子破綻終非知道無
他念頭起于自身工夫反在外面總只顛倒了

心不論矩心不道仁惟孔顏同心不如丘之好學有

八人書
語不指山
不知

三條獨見
書在作此
解

顏回者好學惟孔顏同好疏水簞瓢惟孔顏同樂
惟堯則之知我其天惟堯孔同天孔子仰乎者惟
堯下乎者惟顏子心天好學四字更不及他聖他
賢此是論語中密藏

一部論語皆說學問事惟是知也直指山心體來皆
說做工夫事惟天何言哉直指山道體來皆說生
前事惟朝聞夕可直指山到頭結果處來說心體
明是不箇見聞矣終不教人廢學問說道體明是
節節現成矣終不教人不做工夫說到頭結果明

雖人身之
欲方可以
繼上天之
德

是心同太虛事業皆浮雲矣終不教人虛想像死
後光景步步踏實乃得絕塵而奔斯人爲徒乃得
侔天而遊味此三則任是特地靈慧無礙辯才劈
空提醒未有出於其外者也異端拈出神奇妙理
在聖人止是平常異端嚼出驚怖大事在聖人止
是作息故使驚者不解解者不驚

在人身如何是天載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此人身
中無聲無臭處也但于義理熟之莫從天載上虛
想要犯好知不好學之蔽

大學述尚書之意散者彙之六十四大象祭卦意懸
者切之萬世師德斯其大者

孔子不言無極自是不必言明言形而上矣太極既
形而上非無極而何後來空寂之門益盛俗儒漸
淪太極爲渣滓元公不得已又言太極本無極時
然也止中明形而上三字見太極與辰極之極不
同辰極目見太極心見

所性分定人人盡然仁義禮知根于心惟君子能之
栽植非一日矣若以不加損獨歸君子便不識所

性

繫矩即一
實

中無可擬
擬之於中
擬之於外
長妙形在

曾子傳一貫不言一貫而言繫矩其義一也在道則
言一貫在天下則言繫矩此矩即從心所欲之矩
聖人不必言繫矩之則是忠恕其於學者最有把
捉湯武反之亦是繫矩

道一而已矣中一而已矣中不可見見之於和自昔
聖人之作用舉八元屏四凶皆和也何事是中惟
和則發揮出中字來中無可言言之以庸自昔聖
人之日用勉不足慎有餘皆庸也何物是中惟庸

則形狀出中字來博厚高明結以天之所以爲天
不及地也溥博淵泉結以配天不及地也知化育
結以浩浩其天不及地也無他天一而已矣地止
是天中之凝聚處在彼則觀和與庸而中見在此
則言天而地見指點之法相反而通

獨修對天
可會

大舜所至成都孔孟有英才太丘幼安之徒鄉里薰
其德士善其身未有以獨善終者也對天下而云
耳德不孤人必有以應我善無獨我必有以成人
朱子知行並進何嘗不重覺悟只似多却推駁象山

此論甚平
然必以明
明爲禪又
似多却一
番機殺

以拘爲順
釋控天地
念情此一
語人

一番然非自爲爲後世也象山立身實無可議陽
明大類之無忝躬行君子只多却推駁朱子一番
顏魯木上同在聖門親領德肯其用功得力處何
嘗不小異使當時必欲相同亦成聚訟矣大抵學
問只怕差不怕異入門不妨異朝聞夕可歸宿處
同用力不妨異設誠致行起念必同

問聖賢效法天地亦有時拘過天地否曰夷齊不食
周粟當時天運悉已歸周兩人欲以雙身撐拄乾
坤元時上天命之入主中國而金華四子沒身泉

壞一則拘之於天運之初遷一則拘之於天運之
久定此太極之不隨陰陽者也故人心爲太極

孔子憂學之不講不知是如何講法孟子直發揮出
來有個詳說有個反說詳卽如今辯論反則是體
認天理躬行亦反說也默識亦反說也古人辯論
惟恐體認或誤故須辯之今人雖反說到至精至
微處只是說話然則且莫講學先體貼孔孟講謹
二字

理欲並發於人心饑食渴飲非其一端乎知味得正

人進危微
辨事不多

斯理矣。其而失正或弊飽溢量斯私欲矣。一事一
念莫不有利善介於其間。危如之何。凡言危者得
失存亡之關也。若以私欲爲人心。則已失已亡。豈
直危而已哉。道心卽大心之得其正者。與不正止
爭些子。非必如一黑一白相反而易辨也。故曰惟
微。

予初識幾亭於龜席園。坐上衆指爲一時名士。暨
第後。人稱其學術甚正。不落旁門。後讀其集。大段
以萬物一體爲宗。其言曰。明善以自治。自治以治
人。治人則必旁通乎古今事物之變。曹允大亦云。
先儒好學。莫不以爲己。正則至於專挈人物爲己。
專挈愛人爲己。已幾亭有心得焉。

金忠節公鉉

鉉字伯玉先武進人後籍順天少有慧質讀書目數
行下天啟丁卯舉順天鄉試第一明年戊辰成進士
乞教授爲讀書地授揚州教諸生先德業而後文藝
燕居言行俱有規格諸生凜凜事之若者宿轉國子
監博士辛未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命修理安定四門
軍器時中官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令建公署
侍郎高弘圖罷去憲向諸司官索儀註鉉疏力請止
之謂廉恥不可不維浮費不可不惜公署旣建勢必

強司屬匍匐於獨踞之庭卽諸臣矯矯自好當亦不
爲內臣屈而其中保無暮夜多慚寡廉鮮恥以自行
其私者乎不報褻憲上任移檄令兩部司官行謁見
禮公具監臣移檄非體一疏極言褻憲亢顏昧心妄
自尊大以皇上廼簡之臣子而令其磬折僂僂將置
自有之堂屬別行譴妄之儀臣委質聖朝自矢無玷
斷不敢制劄刑餘之庭致罹交結之條也得旨各官
遇有職事相關自當禮見其餘不必通謁褻憲益加
公適部差拙分杭州公告病回籍褻憲以驗放水器

炸損誣染竟落職公有自訟一疏閉門讀書究心物理性命之學悉取五經四子書暨諸儒語錄研思博覽毛詩春秋周禮俱有解於易獨有所窺有悟卽筆記之嘗言善易者不談易也劉宗周爲少司空嘗就公論學與陳龍正史可法朱之馮道德經濟互相勸勉公貧約自甘所居不蔽風日中外有以起廢言者公絕不問誦讀之外輒靜坐每謂人曰人苦不學學則未有不日進者性至孝父病衣不解帶者數月辛巳父卒於丹陽號泣奔喪僅存皮骨卽葬於武進祖

奎葵未當路交章推轂得旨起用公以服未闕力辭
甲申二月三日服除四日卽補兵部車駕司主事巡
視皇城職司禁門守軍先是皆中使虛冒公下令嚴
禁代者懲不到者革中使畏其剛直相戒勿犯迹聞
勢迫陷大同公疏請撤宣府中官監視恐於中掣肘
不無債事之虞帝任撫臣必賊騎不敢窺宣也不報
未幾內監迎賊宣撫朱之馮城頭盡節公聞馮殉難
擬抗疏請聖駕南遷以時迫不果謂其弟曰宣鎮陷
都城不守矣我死分也惟無以處母目不瞑弟欲奉

忠孝

母隱母不允曰我受皇恩爲命婦矣無生理宅中非可入也城陷易朝服拜母而哭曰兒職在皇城他非死所迨至御河邊賊已入公指賊大罵解牙牌付長班劉元向闕拜元牽衣不釋公髮指目裂衣冠躍入水中死母章知公殉御河卽投井死秦王氏從之公屍不可復識弟鏡僅謚髮與綳殮以衣冠葬於御河邊年三十有五生平弱不勝衣訥訥然如不出口篤志力行不蹈文人之習氣節士之矜激處困能亨在險能動而義之所在有千萬人不可奪之志真所謂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五

金見集卷五

學道人歟有宋儒四子合刻行世歿後仲弟鏡梓其遺集八卷

語錄

言動便要濟人利物靜中中正和平之意爲之根不
得自淪枯寂

每事思退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乾乾不
已惟進德修業爲然

周子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余謂戒慎乎其所
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靜而無靜也庸言之信庸
行之謹動而無動也然則戒慎恐懼也信謹也其
皆神之所爲乎其卽所謂天理乎

敬之至便是仁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卽萬物皆備於
是矣學而章是聖人動靜一源萬物一體之學夫
學以明此道行此道而已驗之吾身一呼一吸此
個流行一動一靜此個游衍開眼一看鳶飛魚躍
皆此個之生生傾耳而聽鳥語虫吟皆此個之察
察五常百行食息起居皆此個與我渾合無間雖
欲瞬息不與相習不能也夫子說時習不是強把
一件物事放在身上故意把持只因天下人行不
著習不察時時在此個游衍中終是混混沌沌不

處世傳亦
謂戒慎
獨夫子之
所謂學也

知所幹何事所以開口說學字也註中明覺覺字
極好蓋本在此尋常日用之中只爲不明不覺便
鶻突過了一明一覺便知我與此個原不相離雖
然未覺時何常不與此個相習到得覺來然後人
欲靜盡天理流行晝夜可通顯微無間優游涵泳
胸中自洒然而悅亦不是大驚小怪放肆張狂只
是戒慎恐懼之中便有無入不自得之意此個道
理不是一人獨得底象山有言東海有聖人出焉
此心同此理同也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

此理同也草木鳥獸尚在吾範圍曲成之中况同心同德者乎若斯文不墜吾道有人倡和一堂講習千古適便是舍已求人與人爲善之學一以見吾道之多助一以見吾德之不孤此樂意自是可想說到此處正是吾儒廓然大公人我一致之學方不流入枯槁離世之中矣但吾人學問雖是萬物一體然却飯糗茹草可以終身有天下而不與既不執意獨善亦不急於人知抱我所珍隨世川舍葢爲一室之中日往月來鳥鳴花發便是業

有寂寞之
意便不能
不務

大皇王一堂之上子孝弟恭師傳友習卽是功高
三代人知之而我行之無損乎此亦無加乎此人
不知我而我違之無少乎此亦無多乎此行所無
事而已若少有求售之意遞世微有悶心便不是
分定之學牢騷嫉妬又其最下者耳

貧賤不能移非專謂寂寞不改其操也牢騷嫉妬有
安往不得貧賤之意其所移已多矣

惟誠故虛未有妄而不滯者也故曰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軌道變化各正性命皆

所謂太虛無形者也然非誠何以至此

行於理不順現前且得烏乎察理乎事於義不徙一事且滯烏乎精義乎

陽明先生曰人若有做賊之心雖行至半途不做賊了此與做了一般此言至矣哉危乎危乎講至此處真令人無一線躲閃處安得不慎獨知幾

凡讀書須要討實落受用處纂集衆解求得博覽之名此等病與好貨好色之念爭不相遠若夫玩物吾亦每自覺之可恨可惜

未發謂中

工夫在戒

懼與獨上

發而中節

這是遠工

夫

兩言括盡

居實工夫

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天命之最初者是也而體之于性發而中節工夫我盡性之後事也而參之於天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其斯之謂歟性者統於心者也情者發於性者也才者性之所以爲情者也

在止于至善一語是孟子道性善之宗修身爲本一言是孟子踐形之旨

存養省察四字盡了聖學致知力行總在此四字中矣外此而他求不支離便懸遠

力不可爲處命不可逃處只得安之憂愁憤懣總是無益有不能脫然者柰何

天之生人卽以萬物萬理備於其身聖賢教人卽以天下國家貴於其身然則吾所固有者至大而不
可禦也人特自小之耳六經諸子不過喚醒人以
至大之理也

湛然無一物時大用在中也宜存養而勿失萬物各
得其所時全體在外也宜省察而不差所謂一以
貫之者也

段段皆有
美善其上
夫

當私欲萌動擺脫不得時正當緊繫用力提出良心
自作主宰决不令爲邪穢所勝方是工夫若寧靜
時說有工夫至私欲來時又任其恣肆便經三四
十年也只是此等人中得甚用

事來我應皆分所當爲此不可生厭棄心至于本無
一事我心強要生出事來殊爲自苦此便是憧憧
往來朋從爾思

離了仁別無本體離了存仁別無工夫程子曰以天
地萬物爲體誠哉其一體也象山曰宇宙內事皆

已分內事已分內事皆宇宙內事誠哉其分內也
有一毫從軀殼起念雖參天贊地之事咸是已私
不必功名色貨有一毫與物我隔膜卽知懸知妙
之胸亦錯認本體馴致害物傷人時時以此自醒
則一草一木真關我藩變之能豈但父子兄弟無
思無爲渾是我洋溢之理無待措置安排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豈欺我也

周子曰誠無爲無爲之體卽性體也所謂至善也夫
心之本體卽是性無聲無臭而仁義禮智具備焉

孟氏所謂本心是也情者性之發心之用也性既具乎仁義禮知靜亦定動亦定定性者循天理而已靜中湛然無一物此天理之體也纔有所感於物自然應之各當其分此天理發之爲用者也無間動靜舉不以有我之私間焉何不定之有大學曰知止知此也中庸曰明善明此也論語曰求仁求此也無處非性故無處非天無處非天故無處非理會得此一以貫之

境遇艱苦時物事勞攘時正宜提出主宰令本體勿

精竭力行
便要使物
各止其處
衆衆作兩
事本無礙
術能勝明
說理元角
不惑

爲他物所勝此處有工夫較之平常勝百倍矣不然平常工夫亦未到要貼處

大學只是要止於至善而工夫全在格物卽至于平
天下一格物而已格物是時時處處精察力行物
格則沛然莫之能禦矣不待有意爲之也今讀一
部大學曰知止知本格物之原也知先後格物之
序也自明新民格物之體用也敬止格靜中之物
也爲人君以下格動中之物也學修所以格物者
也德財之盛格内外之物也沒世不忘民不能怠

格天下後世之物也無訟格畏民之物也誠意章
格心所發之物也正心格心之物也修身齊家格
家之物也治國平天下格國天下之物也至於各
得其宜所謂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物格
而天下平矣

讀孟子首章深服陽明拔本塞源論確與孟子同功
沼上章孟子分明說出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樂與憂皆共之惠王不可與莊語也故因其賢者
一語遂語以如此則樂如此則不樂以民心之向

背斲之

孟氏教人再不出孝弟二字是學之至大至精處惟近溪勘得透徹無遺

金在堂
勇

一事不可放過一念不可放過一時不可放過勇猛精進處處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方是主一

王夫

仁義禮智之性猶種也心猶土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猶土中之種所發生之枝幹也然滋培於土不厚則氣滯而不生涵養於種者不常則神散而不長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狂狷者
中行之神骨未有不狂不狷而得成爲中行者也
節義者理學之神骨未有不忠不孝而得成爲理
學者也但理學不以一節成名而時至事起則一
節亦足以見全體余初于甲戌識公公被放里居
時也公每事思退嘗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
退凶者聞戶十二年讀書窮理甫起官卽以致餘
遂志入遂以爲節士不知理學忠節未始有三不
窮理而自蹈自月者有之未有能窮理而不能致
命遂志者也吾鄉以理學忠節者二公與定興之
鹿氏鹿之學以子靜陽明入門而未嘗不尊程朱
公之學守程朱而錄中時推陸王此正見其學之
大本專主一家言而直以孔孟爲宗者也二公皆
以躬行爲主故學問皆從躬出而不徒口出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一終